

《追风筝的人》意象叙事机制：物性符号、空间场域与救赎隐喻

张雨晨

上海理工大学出版学院，上海

收稿日期：2025年8月7日；录用日期：2025年9月16日；发布日期：2025年9月25日

摘要

本文以《追风筝的人》为研究对象，聚焦其意象叙事机制，通过文本细读，结合意象叙事与符号学理论展开分析。研究发现：风筝、疤痕、石榴等物性符号作为叙事节点，其“能指-所指”的动态裂变构成叙事的基础动力，其意义在与空间的互动中不断重构，推动情节发展；喀布尔“乐园-废墟”、美国流亡空间、归乡阈限空间构成的意象群编织成多维度空间网络，凭借物象的聚合与对立形成符号矩阵，系统编码记忆、创伤与身份焦虑，通过权力关系反哺符号意义，既承载个体情感又映射历史纵深；最终，物性符号的净化与空间秩序的重建，二者在“触发-反哺”的循环中通过隐喻转化完成伦理救赎，三者形成“单体符号启动-空间群像承载-主题隐喻升华”的闭环。这一机制既揭示了胡赛尼以意象系统构建叙事的艺术逻辑，也为理解文学救赎的符号运作提供了新视角，凸显了救赎文学中符号叙事的独特伦理张力。

关键词

意象叙事，空间编码，救赎隐喻，《追风筝的人》

The Imagery Narrative Mechanism of “The Kite Runner”: Object Symbols, Spatial Fields and Redemption Metaphors

Yuchen Zhang

College of Publishing,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Received: August 7th, 2025; accepted: September 16th, 2025; published: September 25th, 2025

文章引用：张雨晨. 《追风筝的人》意象叙事机制：物性符号、空间场域与救赎隐喻[J]. 世界文学研究, 2025, 13(5): 692-699. DOI: 10.12677/wls.2025.135098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Kite Runner” as its subject, focusing on its imagery narrative mechanism. Through close reading and drawing upon imagery narrative theory and semiotics, it analyzes the novel.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Material signs like kites, scars, and pomegranates serve as narrative nodes, where the dynamic fission of the “signifier-signified” constitutes the foundational driving force of the narrative. Their meanings are continuously reconstructed through interaction with space, propelling plot development. An imagery cluster composed of Kabul’s “paradise-ruins”, American exile space, and the liminal space of homecoming weaves a multidimensional spatial network. Through the aggregation and opposition of objects, this forms a semiotic matrix that systematically encodes memory, trauma, and identity anxiety. Power relationships reciprocally nourish sign meanings, allowing the spaces to both carry individual emotions and reflect historical depth. Ultimately, the purification of material signs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spatial order, engaged in a “trigger-reciprocation” cycle, achieve ethical redemption through metaphorical transformation. These three elements form a closed loop: single sign activation-spatial imagery cluster bearing-thematic metaphor sublimation. This mechanism reveals both Hosseini’s artistic logic of constructing narrative through an imagery system and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semiotic operation of literary redemption. It highlights the unique ethical tension of semiotic narrative in redemption literature.

Keywords

Imagery Narrative, Spatial Coding, Redemption Metaphor, “The Kite Runner”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作为当代世界文学中以创伤叙事映照人性救赎的重要文本，卡勒德·胡赛尼的《追风筝的人》以阿富汗动荡历史为背景，通过富家少年阿米尔与仆人哈桑的命运纠葛，构建了一部关于背叛与救赎的深刻寓言。小说中，风筝的起落、疤痕的印记、石榴树的荣枯等意象，并非单纯的修辞点缀，而是贯穿叙事的隐性骨架；喀布尔的庭院与废墟、美国的流亡空间、归乡途中的阈限场景，则构成承载记忆与创伤的符号场域。这些意象与空间的交织，共同编织出“犯错-逃避-赎罪”的叙事网络，使“再次成为好人”的伦理追寻获得了可感的符号载体。这部作品不仅是对阿富汗历史与文化的深情回望，更是对人性良知沉甸甸的叩问：不义之举终将招致难以解脱的灵魂折磨。阿米尔挣扎着缝合心灵裂痕的经历，映照出人类共通的道德困境与对自我救赎的永恒追寻。

《追风筝的人》自问世以来，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现有的国内外研究成果多在主题深度、叙事创新和社会影响力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1]。在意象叙事方面的研究则聚焦于单一意象如风筝的象征意义或孤立主题如救赎伦理、战争创伤的解读，未将物性符号、空间场域与救赎隐喻视为有机联动的三维机制，割裂了符号叙事功能与空间意义编码，缺乏符号学整体分析模型，导致对意象叙事精密性的理解较浅。因此，本文立足于符号学理论，罗兰·巴特在《神话学》中提出“符号二层系统”，指出符号的第一系统（能指与所指）会成为第二系统的能指，进而生成新的神话意义，这为解析物性符号的意义裂变提供了关键

框架[2]；福柯的“异质空间”理论则揭示，空间并非中性容器，而是通过权力关系与话语实践形成的“反场所”，不同空间的并置与对抗能够暴露社会秩序的裂痕[3]，这一视角为理解空间场域的叙事功能提供了重要启示。本文借助上述理论构建三维分析框架，旨在揭示物性符号、空间场域与救赎隐喻如何通过动态互动形成叙事闭环，为理解该小说的叙事艺术及救赎文学的创作逻辑提供新的思路。

2. 物性符号启动叙事

在文学作品中，物性符号往往不只是简单的物品或存在，它们如同一个个“行动元”，蕴含着强大的叙事力量，以“能指-所指”的动态裂变，能够直接推动情节的发展与裂变。依据巴特的“符号二层系统”，风筝、弹弓、疤痕等核心物象的第一系统意义即其物理属性与直接指涉会在叙事进程中转化为第二系统的能指，生成与救赎相关的神话意义，推动着故事的发展与人物的转变[2]。

2.1. 风筝：双重序列的叙事引擎

童年时期的风筝竞赛，是阿米尔与哈桑之间关系的一种独特展现方式，充满了竞争的驱动力。在这个维度上，风筝不仅仅是一个玩具，更是他们证明自己、获得认可的工具。瓦西姆·艾哈迈德(Waseem Ahmad, 2018)指出风筝作为小说的核心意象，象征着自由、童年和希望，阿米尔追风筝的行为既是对自己过去的追赶，也是一种寻找心灵平静的方式[4]。王琳以风筝为核心意象的线索，指出其贯穿全文并承载友谊与救赎的象征意义[5]；季冷然进一步指出，风筝见证了阿米尔从背叛到救赎的心理转变，具备推动叙事的潜在动能[6]。风筝以“争夺-守护-传承”的双重序列驱动叙事，在第一符号系统中，显性序列层面，其能指为彩色绸布与丝线，所指是斗风筝比赛的荣誉载体。阿米尔对蓝风筝的执念，本质是对父亲认可的渴望，这种渴望促使他在哈桑为守护风筝遭遇暴力时选择沉默，蓝风筝在此刻成为了阿米尔自私与懦弱的见证，也成为了他与哈桑之间关系破裂的开端，此时风筝的第一系统意义“荣誉”成为第二系统的能指，所指转化为“背叛的诱因”，完成第一次神话化。在隐性序列中，风筝的能指未变，但所指随叙事语境发生逆转。成年后阿米尔为索拉博追风筝时，丝线的重新绷紧在第一系统中是物理牵引，在第二系统中却成为平等守护的神话意义。当阿米尔重复哈桑“为你，千千万万遍”的承诺时，风筝的第二系统所指已从背叛诱因升华为救赎凭证，形成“荣誉-背叛-救赎”的动态转化，印证了巴特关于符号意义不断累加的理论，其双重序列使风筝成为贯穿全文的叙事枢纽。

2.2. 弹弓：暴力循环的符号性破局

童年喀布尔的街巷中，当阿塞夫带着党羽围堵阿米尔时，哈桑即使害怕颤抖着也用弹弓吓走了阿塞夫；后来，当成年阿塞夫再次戴上不锈钢手套，企图在阿米尔身上重演对哈桑的暴力时，索拉博举起了父亲哈桑留下的弹弓——这把曾保护过阿米尔的简陋武器。弹弓作为贯穿叙事的核心物性符号，其木质材料与钢珠的本体能指结构始终未变，却在“防御-反抗-终结”的三级叙事跃迁中完成所指的颠覆性裂变，成为推动暴力循环破解与救赎闭环形成的关键引擎。童年时，第一系统中“木质框架与钢珠”的能指，所指是“工具属性”；在第二系统中，哈桑举弹弓瞄准阿塞夫的动作使其成为“弱势者的尊严防线”，但此时的神话意义仅限于“威慑”——未发射的钢珠意味着对暴力循环的暂时妥协，为后续叙事转折埋下伏笔。多年后，索拉博射向阿塞夫眼睛的情节，使弹弓的第二系统意义发生质变。第一系统的能指钢珠在物理层面造成伤害，在第二系统中生成“主动反抗”的神话意义，这一击并非单纯的暴力报复，而是对“强权欺压-弱者隐忍”循环的符号性打破，其叙事功能从中断暴力转为重构秩序。最终，弹弓的物理存在淡出文本，第二系统意义完成终极转化，从“暴力工具”的神话变为“非暴力救赎”的神话。美国公园中，风筝线取代弹弓成为连接两代人的符号，这种替代关系印证了巴特所述神话意义的消

解与重生，标志着暴力循环的叙事终结。

2.3. 疤痕：隐藏关系的文本显影剂

哈桑的兔唇是一种明显的阶级隐喻，在当时的喀布尔社会，哈桑作为哈扎拉人，处于社会的底层，而阿米尔是普什图人，属于特权阶层。兔唇这一身体上的缺陷，仿佛是哈桑阶级身份的外在标志，时刻提醒着他与阿米尔之间的不平等。阿米尔在救索拉博的过程中，被阿塞夫打得遍体鳞伤，上唇裂成了两半，上唇创伤留下的疤痕也成为了他赎罪的凭证。这道疤痕与哈桑的兔唇形成了一种呼应，仿佛是命运的轮回，让阿米尔亲身体会到了哈桑曾经遭受的苦难。疤痕作为身体符号，以“标记-呼应-缝合”的逻辑显影隐性关系，其意义转化同样依托符号二层系统。哈桑的兔唇在第一系统中的能指是唇部缺陷，所指为生理特征；在第二系统中，喀布尔的种族隔离制度使其所指成为哈扎拉人边缘化的神话标记，这种神话意义掩盖了疤痕的可修复性，强化了阶层对立。阿米尔与阿塞夫搏斗留下的面部新疤痕，在第一系统中是创伤性伤口，在第二系统中则与哈桑的旧疤痕形成跨时空镜像，相似的痛感体验即能指的物理属性消解了阶层界限，使其神话意义从隔离符号转为共情媒介。这种转化并非单向的意义替代，而是两种神话意义的对抗与融合，暴露了种族隔离神话的脆弱性。索拉博手术修复的兔唇，在第一系统中是物理缺陷的消除，在第二系统中完成终极神话化，疤痕从撕裂符号的神话升华为重生仪式的神话。手术不仅修复了身体创伤，更在叙事层面宣告“伤害-原谅-重生”的伦理关系成立，其意义转化过程完整呈现了巴特所述符号神话的解构与重构。

3. 空间场域编织记忆

空间场域在文学作品中往往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它们不仅仅是故事发生的地点，更是构建人物情感、记忆和主题的重要元素。意象叙事往往与空间密切相关，空间叙事的手法能够直观地呈现人物的情感状态和社会环境的关系[6]，黄勇昌强调喀布尔与美国的空间转换折射人性与社会变迁[7]；洪玉蓉、张敏聚焦空间结构对人物塑造与主题的作用[8]。这些研究肯定了空间的叙事功能，却鲜少关联意象系统。《追风筝的人》中，由物象所组成的三组空间意象群分别构建了记忆、流亡与救赎的象征矩阵，深刻地展现了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和命运轨迹。依据福柯的“异质空间”理论，喀布尔“乐园-废墟”、美国流亡空间、归乡阈限空间均属“反场所”——它们通过与正常空间的对抗暴露权力秩序的暴力性，同时通过意象群的结构关系编码记忆与情感，为叙事的推进与主题的表达提供空间载体。

3.1. 喀布尔“乐园-废墟”二元场域

喀布尔的“乐园”与“废墟”构成福柯所述的异质空间对立，二者通过意象群的聚合关系编码集体记忆。童年宅院的乐园场域中，石榴树、花园、房屋等所形成的意象群以相邻聚合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和安全的空间秩序。宅院的封闭性与石榴树的繁茂并置，构建出阶层隔离下的虚假和平，这种和平感正是异质空间对正常秩序的模拟，掩盖了普什图人与哈扎拉人的权力失衡。在这个封闭的乐园里，他们可以暂时忘却社会的阶级差异，享受着童年的快乐。战乱后的废墟场域里，焦黑石榴树根与佛窟残垣以相似性聚合，共享毁灭的特征，解构了乐园的神话，它们构成的空间秩序直接对抗乐园的虚假和平，将个体创伤升华为文明崩塌的集体记忆。两个场域的意象群形成镜像对照，宅院封闭性与废墟敞开性、果实饱满与残根焦枯，通过对立凸显暴力对记忆的撕裂。福柯强调异质空间的流动性，喀布尔的二元场域并非静态对立，乐园中潜藏的暴力种子——阿米尔的嫉妒、阿塞夫的威胁在废墟中开花结果，而废墟的毁灭状态又为后续的救赎埋下重建的叙事可能，这种流动性印证了异质空间既暴露又预示的特性，使其成为记忆编码的核心场域。

3.2. 美国流亡的异质空间

美国流亡空间是典型的“异质拼贴空间”，依据福柯理论，其功能在于通过混杂性暴露原空间的虚构性。加油站是阿米尔和父亲身份剥离的象征，当他们初到美国，在加油站加油时，面对陌生的环境和语言，他们感到无所适从。作为一个公共场所，加油站本应是一个便捷的服务场所，但对于他们这些流亡者来说，却成为了一个让他们意识到自己异乡人身份的地方。在这里，他们曾经在喀布尔的社会地位和身份都荡然无存，只能作为一个普通的流亡者，艰难地适应着新的生活。跳蚤市场是一个多元文化交汇的地方，代表着文化的漂浮，阿米尔和父亲经常在跳蚤市场售卖一些物品来维持生计，对于阿米尔和父亲来说，他们在这里售卖的不仅是物品，更是他们过去的文化和记忆。然而，在这个异质的空间里，他们的文化无法找到真正的归宿，只能像漂浮的浮萍一样，在陌生的文化环境中艰难生存，某种程度上他们在跳蚤市场的经历，也反映了流亡者在文化认同上的困境和迷茫。后来，阿米尔成为了一名作家，书房是他创作和思考的地方，也是一座禁锢他的记忆囚笼。书房里的一切都充满了对过去的回忆，那些关于喀布尔、关于哈桑的记忆，如同无形的枷锁，将他囚禁在过去的痛苦和愧疚中，他虽然身处美国这个新的环境，但内心却始终无法摆脱过去的阴影。阿米尔书房里，未完成手稿与阿富汗史书构成对立，映射记忆逃避与历史承担的心理张力。美国流亡空间的异质性并非被动存在，而是主动推动叙事发展，文化拼贴的不适感与心理对抗的张力共同构成归乡的叙事动力，其空间编码功能既承接喀布尔的创伤记忆，又通过与母国空间的对比，凸显救赎的必要性。

3.3. 归乡途中的阈限空间

归乡路径上的阈限空间即费吉斯旅店、孤儿院、医院构成福柯所述的“过渡性异质空间”，它们既非起点也非终点，而是通过仪式化意象推动心理从流亡向救赎过渡。当阿米尔踏上归乡之路，住进费吉斯旅店时，这里的一切都让他感到压抑和不安。旅店里充满了各种陌生的面孔和诡异的气氛，仿佛有无数的幽灵在徘徊，这些幽灵不仅是喀布尔过去的苦难和死亡的象征，也代表着阿米尔内心深处的恐惧和愧疚，迫使阿米尔直面哈桑的幽灵。这种“被迫直面”正是阈限空间的仪式功能，对应福柯所述异质空间对逃避机制的瓦解。当阿米尔来到孤儿院寻找索拉博时，那扇沉重的铁门仿佛将他与一个可怕的世界隔离开来，孤儿院本应是孩子们的避风港，但在动荡的喀布尔，这里却成为了一个充满苦难和绝望的地方。铁门后面隐藏着孩子们所遭受的各种虐待和痛苦，让阿米尔感受到了地狱般的恐怖；这扇铁门也象征着阿米尔救赎之路的艰难，他必须跨越这道障碍，才能进入那个痛苦的世界，拯救索拉博。这种转化打破了阿米尔流亡即解脱的幻想，使其意识到救赎不能脱离对暴力根源的直面，印证了福柯异质空间暴露真相的理论。阿米尔在与阿塞夫的搏斗中身受重伤，被送往医院治疗，医院在此刻成为重生的甬道；在医院里，他经历了身体上的痛苦和精神上的煎熬，但也正是在这里，他逐渐康复，开始了新的生命。医院这一空间，见证了阿米尔的痛苦和挣扎，也见证了他的重生。通过这次住院经历，阿米尔彻底摆脱了过去的懦弱和自私，变得更加坚强和勇敢。医院成为了他从痛苦走向救赎、从死亡走向重生的甬道，为他的归乡之旅画上了一个重要的句号。这些空间既非起点也非终点，通过意象过渡性编码如从黑暗到光明的视觉渐变，将创伤记忆转化为救赎动力，为隐喻升华铺垫心理基础这种仪式化空间既解构了“暴力不可逆转”的神话，又为救赎的最终实现铺垫心理基础，其过渡功能完整呈现了异质空间的叙事催化作用。

4. 隐喻转化完成救赎闭环

隐喻升华作为三重结构的终极环节，实现了物性符号与空间编码的意义统合。现有的救赎隐喻主题研究里，石文探讨救赎与文化的关联[9]；韩昕彤、夏雨将风筝与救赎直接挂钩[10]；邹虹从宗教视角解读

救赎路径[11]；谢尔福登(M. Sharfuddin, 2020)解读了跨国界的救赎可能性[12]。除此之外，当风筝在美式草坪重飞，弹弓完成暴力终结使命，疤痕与修复的兔唇形成光影重叠时，器物的伦理隐喻与空间的秩序重构在持续互动中升华为救赎即创伤转化的文学命题。这种升华并非简单的意义叠加，而是通过隐喻机制打破物性与空间的界限，使救赎从个体经验跃升至普遍的人性哲思。三者形成“物性符号触发空间意义更新 - 空间反哺符号意义重构 - 二者共同生成主题 - 主题再定义符号与空间”的动态循环(如图 1)，最终在“器物 - 空间 - 情感”的互动中完成救赎闭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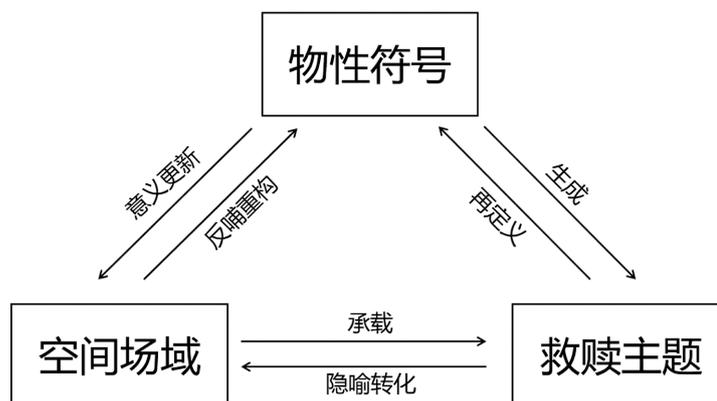


Figure 1. The dynamic mechanism diagram of imagery narration in “The Kite Runner”

图 1. 《追风筝的人》意象叙事动态机制图

4.1. 物性符号的隐喻蜕变：从“器物”到“伦理”

物性符号的隐喻转化是救赎闭环的起点，风筝、弹弓、疤痕在经历叙事裂变后，突破器物的物理属性，升华为伦理符号。风筝从荣誉争夺的工具到救赎凭证的蜕变，当哈桑为守护蓝风筝遭受暴力时，其能指未变却衍生出背叛见证的新所指，这种意义裂变直接推动阿米尔的愧疚心理与逃避行为。同时风筝丝线的柔韧特质与救赎所需的耐心坚持形成相似性隐喻——后来阿米尔为索拉博追风筝时，放线的动作不再是阶层掌控的象征，而是放下身段的伦理实践。物性符号的隐喻蜕变并非单向的意义升级，而是与空间场域持续互动的结果。风筝“断线重飞”的隐喻意义，既源于其自身的能指与所指的变化即从荣誉载体到救赎凭证，也依赖空间场域的意义赋予。喀布尔小巷的封闭空间(蓝风筝争夺处)赋予其“失去”的隐喻，美国草坪的开阔空间(风筝重飞处)赋予其“重生”的隐喻，二者的互动使“过失可弥补”的伦理隐喻得以成立。弹弓从防御武器到反抗媒介的转变，喀布尔街巷赋予其“被动抵抗”的隐喻，塔利班据点赋予其“主动破局”的隐喻，空间场域的转换推动弹弓的隐喻意义从暴力工具向伦理选择跃迁，这种跃迁并非弹弓独立完成，而是器物与空间的意义共振结果。在喀布尔的种族隔离空间中，哈桑的兔唇作为阶层标记的能指，在阿米尔为索拉博搏斗留下新疤痕后，在医院空间中转化为赎罪印记的所指，完成从物理符号到伦理符号的跨越，空间的权力属性压迫或治愈直接塑造了疤痕的伦理隐喻，使其成为连接“伤害”与“原谅”的叙事桥梁。这些符号如同精密齿轮，通过因果关联咬合推动叙事，印证了物象作为叙事行动元的核心命题，将“救赎”从抽象概念转化为可触摸的伦理实践，为闭环构建提供核心符号支撑。

4.2. 空间秩序的隐喻重构：从“割裂”到“融合”

空间秩序的隐喻重构是物性符号与空间场域双向作用的产物，空间场域通过意象群的“聚合 - 组合”关系，构建起记忆与创伤的符号矩阵。喀布尔的宅院与石榴树构成乐园符号群，相邻的物象聚合编码未

被污染的童年；小巷的血渍与风筝骨架以因果关联组合，成为背叛现场的记忆锚点；战乱后的佛窟残垣与焦黑树根，凭借毁灭特征的相似性聚合，映射文明断裂的历史创伤。美国流亡空间中，跳蚤市场的阿富汗地毯与美式商品并置，形成文化撕裂的符号组合；书房的史书与空白手稿构成对立关系，编码记忆与逃避的心理张力。这些空间并非被动容器，而是通过物象的关联方式，将个体记忆与集体创伤编织成可解读的意义网络。空间场域的隐喻重构承接物性符号的伦理转向，通过空间关系的逆转完成救赎的中层编码。喀布尔“乐园-废墟”的二元对立，在美式草坪的风筝重飞中实现和解，草坪的开阔性对小巷封闭性的替代，构成救赎即打破禁锢的转喻，阿米尔在阳光下奔跑的身影，消解了喀布尔小巷的阴暗记忆。美国流亡空间的文化撕裂，在归乡后的阈限空间中消解，医院的白墙洁净对跳蚤市场文化混杂的覆盖，隐喻身份焦虑到文化认同的重建，阿米尔面部伤口的愈合与索拉博的沉默缓解同步发生，空间的净化感成为伦理重生的镜像。这些空间秩序的重构，并非物理位置的迁移，而是通过意象群的“对立-转化”关系，将救赎编码为空间意义的重新赋权，物性符号的每一次介入，都推动空间隐喻向救赎主题靠近，最终实现“割裂-融合”的隐喻转化，使创伤场域转化为救赎载体。

4.3. 救赎的文学性达成：符号矩阵的动态协同

救赎主题的最终达成，是物性符号与空间场域的持续协同的作用，在隐喻转化中完成救赎闭环。弹弓从哈桑的防御工具到索拉博的反抗媒介，其隐喻意义的升级打破暴力循环；美国草坪的开阔空间对喀布尔小巷的转喻替代，实现从罪恶囚笼到救赎场域的空间秩序重构。“为你千千万万遍”这句话在小说中多次出现，形成了符号轮回。最初，这句话是哈桑对阿米尔的承诺，体现了他对阿米尔无私的忠诚和友谊。而在后来，阿米尔对索拉博说出了这句话，这不仅是对哈桑的一种告慰，也是他自己救赎的完成。这句话的符号轮回，象征着善良和忠诚的传承，也体现了救赎的延续性。微笑作为非语言的救赎符号，与眼泪作为苦难的终极释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阿米尔为索拉博追起风筝，风筝的救赎凭证所指、草坪的新生编码与弹弓的暴力终结隐喻形成共振，使抽象的伦理救赎获得具象符号的支撑。这种从单体符号到空间网络再到整体隐喻的循环互动，最终整合为“救赎”的完整叙事，它既非物性符号单独建构，也非空间场域自发生成，而是二者通过持续的意义交换形成的动态平衡，印证了“闭环机制”的非线性特征——救赎是一个不断被符号与空间重新定义的过程，而非固定的终点。胡赛尼通过这种意象叙事的编织，让救赎不再是简单的“道歉-原谅”情节，而是成为由物性符号的意义裂变、空间场域的秩序重构与情感记忆的跨时空联结共同构成的符号网络。这种符号网络通过能指循环如风筝线的绷紧与松弛对应愧疚的累积与释放和空间对位如小巷的封闭与草坪的开阔形成创伤与救赎的镜像，最终达成“符号启动-空间承载-隐喻升华”的三维闭环，印证了文学意象叙事的深层魅力。

5. 结语

《追风筝的人》的意象叙事机制，本质是一套由物性符号、空间场域与救赎隐喻构成的动态意义生产系统。风筝的能指循环、弹弓的代际传递、疤痕的伦理缝合，并非孤立的象征设计，而是通过与喀布尔乐园-废墟、美国流亡空间、归乡阈限空间的持续互动，形成跨越时空的符号网络。在这一网络中，物性符号的意义裂变触发空间场域的秩序重构，空间的权力编码又反向赋予符号新的叙事功能，二者在“触发-反哺”的循环中不断生成“背叛-愧疚-救赎”的主题隐喻，深刻地展现了主人公在不同空间中的情感变化和命运轨迹。救赎隐喻的主题升华，通过符号重写与空间闭环，使暴烈物象得到伦理净化，空间秩序从失序走向重建，最终达成了文学性的救赎。胡赛尼的叙事实践揭示了文学意象的深层功能，它们既不是孤立的象征符号，也非无序的场景堆砌，而是从单点触发到系统联动、从具象物象到抽象伦理的动态叙事载体。这一意象系统不仅深刻展现了主人公的伦理困境与救赎之路，更实现了文学救赎对

现实困境的审美性超越，使作品既扎根于阿富汗的历史语境，又升华为关于人性救赎的普遍隐喻，为文学中救赎主题的表达提供了典范，也为意象叙事学的研究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案例。

参考文献

- [1] Kanosh, H.K. (2022) Deconstructing Betrayal, Discrimination and Guilt in Khaled Hosseini's "the Kite Runner". *World Journal of English Language*, **13**, 138-145. <https://doi.org/10.5430/wjel.v13n1p138>
- [2] (法)罗兰·巴尔特. 符号学原理[M]. 王东亮, 等,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 [3] M. 福柯, 王喆法. 另类空间[J]. 世界哲学, 2006(6): 52-57.
- [4] Ahmad, W. (2018) Thematic Study of Khaled Hosseini's Novel the Kite Runner. *Research Review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ltidisciplinary*, **3**, 131-137.
- [5] 王琳. 《追风筝的人》中的叙事结构与友谊主题探究[J]. 文化学刊, 2024(9): 111-114.
- [6] 季冷然. 《追风筝的人》之风筝意象解读[J]. 青年文学家, 2021(26): 113-114.
- [7] 黄勇昌. 《追风筝的人》中的空间叙事书写[J]. 洛阳师范学院学报, 2021, 40(3): 52-55.
- [8] 洪玉蓉, 张敏. 论《追风筝的人》的空间叙事艺术[J]. 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5): 69-73.
- [9] 石文. 文学作品中的救赎主题与文化探究——以《追风筝的人》为例[J]. 新传奇, 2024(31): 10-12.
- [10] 韩昕彤, 夏雨. 《追风筝的人》的主题及其意象[J]. 文学教育(上), 2022(5): 88-90.
- [11] 邹虹. 基督救赎主题在《追风筝的人》中的再现[J]. 名作欣赏, 2018(5): 117-119.
- [12] Sharfudden, M. (2020) Flying Free: 'The Kite Runner' as a Trauma Narrative. *Literary Endeavour*, **11**, 35-39.